

我和我的城



一镇龙布

□ 胤 忠

85年前,一个名叫陈水香的姑娘像往常一样,正在河边挑水、洗衣。突然,几架日本轰炸机嗡嗡飞来,漫山遍野空投炸弹。顿时,整座村庄乱成一锅粥,人们争相卷起铺盖,四处奔逃。陈水香也顾不上水桶和衣服,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家,仓皇加入逃难队伍。

从汕头西进途中,陈水香不小心和父母弟妹失散,只好跟着人流钻进崇山峻岭。白天,野鸡、野兔不时蹦跶出来,吓得大伙草木皆兵。晚上,席地而卧的男女老少不仅要喂饱蚊虫,还要有人义务放哨,防范野猪等庞然大物的袭击。不知走了多久,疲惫不堪的陈水香歪倒在一块石碑上。醒来后,只剩她孤身一人。闷头走进一个村子,人们怡然安居,毫无战事的迹象。“日本鬼子打进这山坳坳里有什么用?”路过的老乡笑着说道。于是,陈水香停下脚步,在赣南的安远县安家落户。

起初,当地人并没有接纳陈水香,而是像很多地方对待新人一样“八卦”。陈水香刚在街上走过,背后马上就有人讲述,更确切地说是猜测她的故事。不知情的邻居还信以为真,听得津津有味。但她从不计较,只是埋头扛麻包,挑担子,一百五六十斤的包袱背在身上,大气不喘一口。时间一长,声名远播。街坊邻里若有需要帮忙的,她都主动搭把手,不取分文。渐渐地,大家都从心底认可了勤劳憨厚的陈水香。

新中国成立后,陈水香所在的区域更名为龙布乡,她也与同样从广东逃难而来的袁佛元结为伉俪。夫妇俩耕田养鸡,勤俭持家,虽然布衣蔬食,但一家人相濡以沫,其乐融融。1976年,他们的二女儿外出闯荡,8年后在省城南昌定居,诞下男婴一枚。我出生时,父母收入微薄,时常借债度日,除了必需品外,没有任何值钱的物件,更无法奢望别人帮忙。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拍电报回龙布,求助年过花甲的外婆。

听舅舅读完电报的内容,外婆着实犯

了难。在龙布乡,乃至安远县,流行着“带外孙,咬脚跟”的俗语。意思是劝外公外婆千万不要带外孙,否则不但得不到报答,还会被反咬一口。外婆没有读过一天书,她有一句乡邻都知道的名言:“斗大的字放在我面前,只有它认识我,我却不认得它啊!”因此,对于当地的俗语,她并没有天然的免疫力。舅舅们亦心存疑虑。有的老姐妹也专门劝阻:“老话怎么会有错呢?”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45年间从未离开过龙布的外婆还是拗不过母亲的催促,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启程。血缘的牵引力着实神奇,没过几天,外婆就和我建立了亲密的感情,把乡邻的警告抛诸脑后。她还把外公从龙布拖来,用外公的退休金贴补家用。三个春秋转瞬即逝,外婆每天早起晚睡,还要时常起夜,终于含辛茹苦把我送进幼儿园的大门。此后每年,外婆都至少来看我一次。当我早晨醒来,意外发现那张熟悉的笑脸,别提有多开心。

由于龙布距离南昌足有一千多里路,坐车需要十多个小时,因此直到我6岁那年春节前,母亲才敢带我坐了一夜班车回到龙布。此时,龙布刚刚撤乡设镇。初到龙布镇,我的内心既紧张又害怕。除了外公外婆,几乎全是陌生人,当地土话更是如听天书。洗手也没有自来水,全靠压水井压水。吃饭时,动辄两三条大黄狗钻进桌子底下啃骨头。夜幕降临,尽管镇上通了电,但灯泡的瓦数太低,我只能靠在母亲身上,怯生生地望着四周。外婆看出了我的状态,她带我四处溜达,熟悉镇上的几条街道,给我耐心解释每句土话的意思,又让表哥表姐时刻陪伴着我。没过几天,我就迅速适应了龙布的生活,由一个城里娃儿转变成当地的土著,和小伙伴们一路跑跳,上蹿下跳,大人总担心脆弱的木楼梯在我们频繁猛烈的蹬踏下突然坍塌。

即将过年,母亲叫我上车回家,没想到蹲在地上下象棋的我头也不回,“你们走,

我在这里过年!”任凭母亲如何劝说,我就是不理睬。大姑踩着脚撵撵道:“你怎么放心把儿子一个人丢在这里?他毕竟第一次来。”我干脆躲进外婆的房间,以表决心。这也成为自己大学毕业前,唯一一个没有和父母一起过的年。

那个年,尽情疯玩着,难得有片刻的停歇。半个月后,当我余兴未消地回到南昌,张口“吃饭”,闭口“着衫衣”,黑不溜秋,满口土话,父亲一进门,差点没认出我来。“整个一下乡癫子,土里土气”,是他后来还说我媳妇的评价。我依然记得,若干年后,当母亲指向照片中那个梳着大盖头、绿色外套袖口露出一截红黑条纹毛线衫、深蓝色花纹的裤腿高高卷起、黑色小胶鞋上盖满厚厚泥泞的小朋友时,自己瞪目结舌的模样。

此后,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龙布的景象。一到寒暑假,我便缠着母亲回龙布。有时,母亲忙得抽不开身,我会主动跟着舅舅或表哥返回。这在父亲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要是去其他什么地方,想要不到10岁的我离开母亲单独行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外婆家只有两间房,一个厅堂,一个厨房,二楼辟出了一个置放杂物的空间。旁边都是年龄相仿的老屋,依地势延伸开去。斜对面是一排储物间,有的邻居用来搁柴禾,有的当作猪圈,每天母猪都要领着一群小猪崽外出放风,它们的主人则悠闲地拿着鞭子在后面晃着。

外婆家在镇子北面,正对一条小巷,小巷口直通主干道。隔壁就是汽车站,每班汽车停靠,人们就像看大熊猫一般看着乘客上上下下。龙布镇并不大,只有五六条马路,路上常常布满泥泞,不时有大黄狗摇尾乞怜。濂江的一级支流龙布河穿镇而过,河面舒展、宽阔,时而雄浑湍急,时而微波荡漾。镇上的一江两岸也托了河水的福,夜晚灯光密布。这里的居民纯真、朴实,男人们砍柴耕种,女人们操持家务,日复一日,岁月静好。街上也开了一些店铺,

做早餐的,织衣服的,卖杂货的,供应日常所需绰绰有余。

镇上最热闹的时光,要属农历二、五、八的圩期,各个村庄的居民挑着竹筐竹篓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主干道上,构筑起一个挂满肉块,铺着鸡蛋、豆角、花生、茄子、西红柿、鱼干和各类新鲜水果的大集市。乍一望,像是与龙布河并行的一条彩河。吆喝声、还价声、交谈声,使龙布的分贝迅猛蹿升。孩子们三步一回首,恋恋不舍地蹭进学堂。最吸引我的,是一个留着络腮胡须的外乡人,他在那个普普通通的瓶子上踩几下,怎么就变出一只氢气球了呢?有一次,外婆咬牙买来一只,可我只拿了五分钟就不小心脱手放飞了,无奈的外婆唯一一次“批评”了我。

同样热闹的,还有放露天电影的时候。傍晚,干农活的早早收工,摆摊的提前收摊,大家扒几口晚饭,就夹着大小板凳,争先恐后拥至镇中心的小广场上。电影一开播,鼎沸的人声立马安静下来。环顾四周,旁边的店铺石阶上站着人,后边的二楼窗台上靠着人,两个板凳叠在一起垫高坐着人,大人的脖子上骑着孩童,甚至银幕后面还有看反片的。若是从空中望去,就是一幅立体观光的宏大图景。有的人看完电影还得走几十里山路返回,但基本上每次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进入21世纪,外公外婆先后去世,我回龙布的频率也减少了许多,但龙布在我心中的地位始终没变。前不久,我专程带孩子回到龙布,新铺的柏油路平整美观,老屋大多翻新,一栋栋小洋楼巍然矗立,各式店铺鳞次栉比,圩期的集市依然热闹非凡。镇子北面,外婆的老房子温和安详。我在老房子前立良久,龙布陪我长大的一幕幕过往,蒙太奇般闪现。

我缓缓走到龙布河畔,云淡风轻,河面如镜。在河水的汨汨流淌中,我仿佛听见了大地的呼吸和岁月的脉搏。

品读江西

翰墨留香
大屋场

□ 彭文斌

远山卧如笔架,近野遍是青绿。绵密的鸟鸣声从后山传出,被风吹入村口的水塘。我欣赏到了如是的情诗画意:“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儿是江西丰城市镇的古村大屋场。那座“世子学士”门楼之后,是一片古色古香的老建筑。中华《揭氏族谱》副主编揭海元轻轻抚摸着这一块墙砖,要我弯腰去辨认:“看,这上面刻着‘揭贞文’三个字。”

我的心间遽然一荡。贞文,正是元代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揭傒斯的“号”。揭傒斯多才多艺,贯通经史百家,是“元诗四大家”之一,名列“儒林四杰”。光阴逝去将近700年,这揭家院落的青砖依然在原地倔强地等待故人。

漫步青石巷弄间,我在怀念那位大屋场走出去的游子。出身贫寒的揭傒斯是一位用才华改变命运的人,他最终以布衣的身份崛起朝堂,成就一代史家绝唱。尽管之前一直埋没于乡野,可是揭傒斯并不着急,在游学过程中,他勤奋读书、静心著书,其人品、才学渐渐为世人所知。四十多岁后,揭傒斯开始进入仕途,被授为翰林国史院编修,从此,他与史学结缘,再也没有分离。《太平政要》《辽史》《金史》《宋史》,一部部煌煌大书,从一位丰城驽子的狼毫下奔涌而出,深邃沉雄,为后世留下极其珍贵的文献。

揭海元对这位先祖极为推崇。他告诉我,村前的水塘名叫“学士墨池”,村后的小山叫“指印山”,村里在元代建有西岗义塾,后来更名为“贞文书院”。青山依旧,流水不腐。大屋场是揭傒斯心念的故乡,他在《归故居新居落成后作》一诗中写道:“邻人供菜果,稚子进诗书。稍觉牛羊远,兼知蔓草除。此园三百载,亦复返吾初。”田园桑梓,一直是萦绕在揭傒斯灵魂深处的乡愁。

在《滕王阁序》中,有一句“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如今很多人不知道,它描绘的正是丰城市。无疑,一代文天泰斗揭傒斯的闪亮登场,更是让丰城成为天下才俊仰望的名都。而大屋场,被当地人视若“文曲星下凡”的宝地,曾几何时,拜谒者趋之若鹜。

闻讯赶来的村支书杜俊熟悉大屋场的一草一木。他先用脚步沿着“庚星西耀”门楼一带的老墙走了一圈,然后向我透露了村民们的“野心”:建设一个揭傒斯纪念馆。杜俊说:“现在日子好过了,不能委屈了这位乡贤,咱们得宣传他,学习他的励志精神。”

说话间,一名穿着花格子衬衫的农妇从老屋里走出来,手中端着一个大瓷碗,里面装着切成片的梨瓜。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品尝,说:“自家种的,甜着呢。”

农妇跟杜俊、揭海元都很熟悉,他们用方言聊开了。我隐约听到了“纪念馆”这个词。谈到激动处,揭海元下意识地看着我一眼,挥起手臂比划起来,用普通话说道:“我马上70岁了,希望早日实现这个心愿。”农妇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让我没想到的是,杜俊也走到那面老墙下,抚摸着这一块刻写着“揭贞文”的古砖,沉吟不语。揭海元说,丰城的百姓都很感念揭傒斯,因为他为老百姓说了真话,救了家乡的人。

对于这个故事,我曾经在《元史·揭傒斯》中读过。丰城本地不产金,官府被小人所惑,逼着百姓缴纳赋税,很多人因此破产,无处生存。揭傒斯得知后,向行省大臣实事求是反映此事,“罢罢其赋,民赖以苏,富人至今德之”。富州,是丰城市的古称。

为家乡的“文曲星”建纪念馆,成为大屋场的大事,人们茶余饭后,无不热议此事。从古村走出去的揭海元更是为之奔走疾呼,渴望将揭傒斯的事迹发扬光大,也渴望古村迎来新生。令人欣喜的是,杜市镇、丰城市都没有忘记揭傒斯这位乡贤,正共同为筹建纪念馆聚合力量、出谋划策。

揭海元打开手机,请我欣赏揭傒斯的书法作品,有《跋胡度汲水著部图》《跋陆柬之文赋》《临智永真草二体千字文》等,其用笔如刀画玉、峻挺可观。按照揭海元的设想,大屋场要恢复“贞文书院”,让揭傒斯的著作、书法作品在家乡“落地生根”。

作为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杜俊扣着手指跟我说:“这几年,杜市镇通过茶叶、冻米糖等产业带火了集体经济,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了。下一步,我们就是想通过挖掘大屋场的历史文化,以点带面,让乡村旅游也火起来。”

竹风吹过大屋场。我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这儿将重新响起朗朗的读书声,“学士墨池”之畔,继续流淌着翰墨之香。



第 2325 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

乡风民韵

老屋的枣树

□ 徐隆凤

老屋后院的墙角处,有一棵枣树。这棵树是父亲在世的时候栽的。树龄有些年头,但与老屋这栋破旧的房子相比,却充满生机和活力。

这里是我儿时的家,现在看起来怎么也不像家了。自从父亲去世后,快20年了,老屋基本上没人居住,里面堆放着各种杂物。没有烟火气息,也没有了归属感。

就因为这样,这棵有着鲜活生命的枣树,才更使我对老屋多了一份亲近与牵挂。父母在世的时候,它陪二老度过寂寞的晚年。二老不在了,它依然守护着这栋老屋,给这里带来生气和希望。我每一次回到这里,总要打量这棵枣树,像见到亲人一样,闻一闻翠绿叶子的清芬,摸一摸老辣坚挺的树干,尝一尝甜蜜香脆的枣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

这棵树没有特别之处,在外人看来,与周遭的树没有什么不同,一看长相就知道是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的,像一个忍饥挨饿的孩子,发育不良。树高虽然超过了两层屋顶,但树冠不大,主干不壮。它没有遮天盖地的绿荫,更谈不上合抱之围。然而,它皴裂的树干,带刺的树枝,抗寒抗旱、耐贫耐瘠的秉性,就像我那个老父亲一样,有一种倔强的姿态。

更让我由衷钦佩的是,只要有一点阳光、几滴雨露,再瘦的土地上,它都能生新根、发新芽、长新枝、展新貌。春生叶夏开花,秋结果冬蛰伏,年复一年,循环往复,从不间断。

仲夏时节,枣花盛开。一簇簇星星点点米黄色的花朵镶嵌在绿叶丛中,引来了嗅觉灵敏的蜜蜂,一群群,像哼着歌儿一样,这里亲亲,那里吻吻,有时腾空嗡嗡直叫,有时扑在花心上默默采蜜,来来回回,忙个不停,给这栋没人居住的老屋带来了几分热闹。

秋熟季节,挂满枝头的枣子由青变红,像一个个小灯笼,又像一串串鞭炮,压弯了钢筋一般的树枝,把树冠装扮得红红火火。此番打扮,似乎呼唤着左邻右舍前来观赏、采摘,似乎盼望着老屋的主人回归故里,一览枣树风采,一睹丰收景象。

此番场景,勾起了我一段难忘的记忆。小时候,村里果树稀少,偶尔有一两棵桑枣或米

枣树,从挂果开始,就成为孩子们的目标,趁大人上工不在家时,偷偷爬上树梢,生的、湿的都抓到嘴里,东家孩子爬一次,西家孩子摘一把,日复一日,等到枣子成熟的季节,枣树已空空荡荡,看不到红红的、甜甜的、熟透的枣子。那枣树也被弄得残枝败叶,像一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的老翁。

如今,老屋那棵枣树完全换了模样。它总是枝繁叶茂,年年都挂满红红的枣子,装扮着老屋的秋色。村子里的大人小孩都不把这棵枣树放在眼里,满树的枣子无人问津,对孩子们也失去了诱惑力,自然熟透的枣子落在地上,路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棵枣树,不管人们怎么对待它,它总是保持坚韧不拔蓬勃向上的姿态,记载着岁月的变迁,与老屋的喜悦哀愁感同身受。

的确,它见证了村里的住房从茅草屋、土坯房到楼房的变迁;见证了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到耕种机械化现代化的生产力大解放;见证了农民从贫穷到温饱到小康的时代大转变。它送走了一批批年轻人走出家门闯荡生活,它送走了村里一个个老者。但不管岁月如何变换,枣树依然坚守在老屋边,挥别夕阳,迎来朝霞。

每当我看到枣树的模样,就想起父亲那劲瘦的身材、挺直的腰板,脸上手上像树皮一样的皱纹,雕琢着人生奔波的痕迹。每当我看到枣树开花或枣熟透红的时候,就想起母亲扬起嘴角,咧开笑容的样子。那时,她经常和大妈大婶们坐在枣树底下,边做针线活边说说笑笑,用长长的细线、熟练的针脚,穿过来穿过去,继续绕地缝补着苦涩而又乐观的岁月。

现在想起来,父亲当时栽下这棵枣树也是有意图的。枣树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吉祥的寓意。它象征着坚韧奋斗、兴旺富贵、甜甜美美、幸福圆满。民间也流传着“早(枣)生贵子”“一日三枣,长生不老”“五谷加红枣,胜过灵芝草”等口头禅。人们在接亲嫁女时,在嫁妆箱里、糖果盒里、新婚床枕下都收藏着一颗颗红枣,寓意着欢乐喜庆和美好的期盼。

我想,这些寓意,也是父亲当时栽下这棵枣树时,没有说出来的心声和期望吧。

怡情
诗笺

在岁月中行走

(组诗)

□ 吴建春

烟雨江南

在遥远的北方
我独坐灯下
隔着薄薄的屏幕
细细地品味
江南的三月

蒙蒙的细雨

不咸风的温柔
也没有遮掩
桃花李花油菜花
铺天盖地的
明媚与热烈

虽然可望不可即

但这平常常常
春寒料峭的夜晚
我毫无倦意
一杯一杯
痛饮烟雨江南
撩人的春色

很要紧的事

实在去不了原野
就去公园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在街边
或者小区里面逛逛
看看鲜嫩的草叶
烂漫的春花
闻闻春天独有的
清新与芬芳

这当然是一件

很要紧的事情
不要找什么借口
轻易地错过
不要把难得的美好
随随便便放弃
你要清楚地知道
来日未必可期
余生未必很长

深山里的诱惑

大片大片山楂树
枝上挂满了
密密麻麻的青果
这雨后清晨
一阵微风吹过
果子叶子上面
晶莹剔透的水珠
晃悠悠悠,似乎在
轻声说着什么

是不是告诉人们

稍过些时候再来
定会收获许多欢乐
比如赏缤纷彩叶
采摘和品尝
板栗,山楂,柿子
这些山里的诱惑

相见不恨晚

在这高山之巅
清晨望云茫茫

白天听林涛阵阵

夜晚看繁星点点
不知道为什么会
感觉你与我
是如此的熟悉
虽然是初次见面

你深藏于群山中

我飘浮在尘世间
见到你,晚是晚了些
但上天终究青睐
隔了千山万水
你我终得相见

不需多少语言

倾心一笑,那么
此生还能有什么恨
还能有什么怨

秋江花月夜

此时的江是秋江
秋江别具韵味
尤其是今夜
它笼罩和流淌着
明净的月光
及淡淡的桂花香

在江边散步

不时看看月亮
走着走着
忽然就回到了
千里之外
久别的家乡